



宋槧太平御覽



卷3
405
37



門 1 3
403
37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二十一

職官部十九

黃門侍郎

黃門侍郎

給事中



新金圖書

此係明治八年八月廿八日
由山田君以贈
所購以贈

新金圖書

六典曰黃門侍郎掌貳侍中之職凡政之弛張事之與奪皆參議焉若大祭祀則從升壇以陪禮皇帝盥手則奉巾以進既訖則奠巾于篚奉匏爵以贊獻凡元正冬至天子視朝則以天下祥瑞奏聞漢官儀曰給事黃門侍郎次侍中侍從左右開通內外給事於中故曰給事中黃門侍郎漢書曰王音薦楊雄待詔歲餘為給事黃門郎成哀平三代不徙又曰張禹為太傅有疾成帝臨視拜於床下禹有少子在

側數目之帝知其意於前拜黃門郎

又曰劉向字子政宣帝時以中郎爲給事黃門侍郎

又曰董賢字聖卿雲陽人爲太子舍人賢待漏在殿下爲人美麗自喜哀帝望見悅其儀兒識而問之曰是舍人董賢耶因引上與語拜黃門郎郎

東觀漢記曰鄧閻字秀昭遷黃門侍郎于時國家每有災異水旱閻側身暴露憂懼顛顛形於顏色公卿以下咸高尚焉漢興以來爲外戚儀表

後漢書曰馬防子鉅爲常從小侯正月當冠特拜爲黃門侍郎肅宗親御章臺下殿陳鼎俎自臨冠之

續漢書曰荀悅字仲豫遷黃門侍郎獻帝頗好文學悅與從弟或孔融並侍講禁中

又輿志服曰禁門曰黃闔以中人主之故號曰黃門令然

則黃門郎給事黃闔之內故曰黃門郎本旣無負於此各置六人也

又百官志曰給事黃門侍郎六百石無員侍從左右給事中使開通中外諸王朝見於殿上引王就位

獻帝起居注曰自誅黃門後侍中侍郎出入禁中機事頗露由是王允乃奏侍中黃門不得出入不通賓客自此始也

漢官曰尚書郎奏事於明光殿省中皆胡粉塗壁其邊以丹漆地故曰丹墀尚書郎含雞舌香伏其下奏事黃門侍郎對揖跪受

漢舊儀曰黃門郎屬黃門令日暮入對青瑣門拜名曰夕郎

魏志曰王粲字仲宣山陽人年十七司徒辟詔除黃門侍

郎以西京擾亂皆不就

又曰夏侯玄字太初少知名弱冠爲黃門侍郎嘗進見與皇后弟毛曾並坐玄恥之不悅形之於色明帝恨之左遷爲羽林監

又曰杜恕字矜伯爲散騎黃門侍郎恕推誠以質不治飭在朝不結交每政有得失常引網維以正言於是侍中辛毗等器重之

又曰夏侯尚字伯仁淵從子也文帝與之親友有籌畫智略從太祖定冀州選黃門侍郎

又曰鍾毓字稚叔年十四爲散騎侍郎機捷談笑有父風大和初蜀相諸葛亮圍祁山明帝欲親西征毓上疏曰夫策貴廟勝功尚帷幄不下殿堂之上而決勝千里之外車駕宜鎮守中土以威四方今者盛暑行師詩人所重實非

至尊順動之時也遷黃門侍郎

魏略曰董遇字季直獻帝時爲黃門侍郎且夕侍講爲天子所愛信

蜀志曰費禕字文偉爲黃門侍郎丞相亮南征還羣僚於數十里逢迎年位多在禕右而亮命禕同載由是衆莫不易觀

吳志曰孫承字顯世好學有文章作螢火賦行於世爲黃門侍郎與顧榮俱爲侍臣歸命世內侍多得罪唯榮承獨獲免常使二人記事承荅顧問乃下詔曰自今已後用侍郎皆當令如宗室承顧榮儔也

又曰孫皓每宴會羣臣無不咸令沉醉置黃門郎十人特不與酒侍立終日爲司過之吏宴罷之後各奏其闕失迂視之咎謬言之愆罔有不舉大者卽加威刑小者咸以爲

罪之咎。顧榮少有珪璋符采，朗澈仕吳，弱冠舉賢良，爲黃門侍郎。當時後進盡相推謝，稱榮有天才，令望。又曰：張華爲黃門侍郎，博覽圖籍，千門萬戶，畫地成圖。又曰：吳隱之，孝武帝欲以爲黃門侍郎，隱之貌類簡文帝，乃止。又曰：嵇紹爲給事黃門侍郎，時侍中賈謐以外戚之寵，年少居位，潘岳、杜斌等皆附託焉。謐求交於紹，紹拒而不荅。謐誅紹時，在省以不阿比凶族，封弋陽子。晉書載記曰：秦黃門郎古成，詵風韻秀舉，確然不群，每以天下是非爲己任。時京兆韋高慕阮籍之爲人，居母喪，彈琴飲酒，詵聞而泣曰：吾當私刃斬之，以崇風教。遂持劍求高高懼逃匿，終身不敢見詵。

齊職儀曰：給事黃門侍郎四人，秩六百石，武冠絳朝服。漢有中黃門，給事黃門位從諸大夫，秦制也。與侍中掌奏文案，贊相威儀，典署其事。

後魏書曰：崔光爲黃門侍郎，未嘗留心文案，唯從容論議參贊大政而已。

又曰：廣平王之子匡爲黃門侍郎，茹皓始有寵，百寮微憚之。世宗曾於山陵還，詔匡陪乘，又命皓登車，褰裳將上。匡諫止，世宗推之，命下皓恨匡失色。當時壯其忠，嘗。又曰：任城王之子順除給事黃門侍郎，時領軍元乂、威刑尤盛，凡有遷授，莫不造門謝謁，順拜表而已。曾不詣乂，乂謂順曰：卿何得不見我？順正色曰：天子富於春秋，委政宗輔，叔父宜至公爲心，舉士報國，如何賣恩責人私謝？豈所望也。

北史曰盧誕拜給事黃門侍郎魏帝詔曰經典易求人師
難得朕諸兒稍長欲令卿爲師於是親幸晉王第勅晉王
以下皆拜之於帝前隋書曰劉行本爲黃門侍郎文帝嘗怒一郎於殿前答之
隋書曰劉行本爲黃門侍郎文帝嘗怒一郎於殿前答之
行本進諫帝不顧行本乃正當上前又曰陛下不以臣不
肖置臣左右豈得輕臣而不顧也乃置笏於地而退上謝
之而原所答者唐書曰溫大雅爲黃門侍郎弟彥博爲中書侍郎對居近
侍高祖謂曰我起義晉陽爲卿一門耳
又曰高宗總章元年十月東天竺烏荼國長年婆羅門盧
伽逸多受詔合丹上將餌之東臺侍郎郝勲後諫曰脩短
有天命未聞萬乘之主輕服蕃夷之藥昔貞觀末年先帝
令婆羅門僧那羅邇娑婆寐依其本國仙方合長年神藥

胡既有異術徵求靈草祕石歷年而成先帝服之竟無異
効大漸之際名醫莫知所爲欲歸罪於胡人將申大戮又
恐取笑夷狄龜鏡若是惟陛下深察遂止
又曰天寶元年改黃門侍郎爲門下侍郎
五代史晉書曰天福七年詔門下侍郎班在常侍之下俸
祿同常侍
三輔決錄曰卓茂字子康元帝時遊學長安以儒行爲給
事黃門郎

又曰杜恕字矜伯拜黃門侍郎每直省閤威儀矜嚴
又曰馬后志在克已輔上不以私家干朝廷弟爲黃門郎
訖永平世不遷
英雄記曰曹純字子和年十六爲黃門郎
王叡別傳曰叡字昭先魏文以叡爲黃門侍郎每納忠言

輒手壞其本自在禁省歸書不封帝嘉其淑慎如此
栢階別傳曰階爲尚書令文帝行幸見諸少子無禪上搏
手曰長者子無禪是日拜三子爲黃門郎

傅子曰王黎爲黃門侍郎軒軒然得志煦煦然自樂

劉向七略曰孝宣皇帝重申不害君臣篇使黃門郎張子
喬正其字

劉向集書誠子歆曰今若年少得黃門侍郎顯處也新拜
皆謝貴人叩頭謹戰戰慄慄乃可必免

唐中宗授韋嗣立黃門侍郎制曰絳衣近侍秩亞貂蟬青
瑣崇班職參鴛鴦寔神化之有寄信賢才之攸宜通議大
夫韋嗣立忠規奔葉孝緒蟬聯家匡玄鸞之朝人輔彤靈
之代芝蘭並秀見謝石之階庭騏驥齊驅有劉山之昆季
入光振鷺譽滿三臺出據馮熊聲流十部近者命茲鸞渚

已擢鴈行讒出公扃奄歸蒿里永言荆樹坐析連枝眷彼
栢山空餘一鳥俾遷榮於皂蓋宜襲寵於黃樞

給事中

六典曰給事中凡百司奏抄侍中審定則先讀而署之以
駁正違失凡制勅宣行大事則稱揚德澤褒美功業覆奏
而請施行小事則署而頒之凡文武六品以下授職所司
奏揚則校其仕歷淺深功狀殿最訪其德行量其才藝若
官非其人理失其事則白侍中而退量焉

漢儀注曰諸給事中日上朝謁平尚書奏事分爲左右以
有事殿中故曰給事中多名儒國親爲之掌左右顧問
漢書曰給事秦官也至漢因之皆爲加官所加或大夫博
士議郎掌顧問應對位次中常侍
又曰元帝詔蕭望之傳朕八年可賜爵關內侯給事中

後漢書曰鄭眾字仲師以明經拜給事中

魏志曰秦朗字元明明帝即位授以內官爲給事中每車駕出入朗常隨從時明帝喜發舉數有以輕微而致大辟者朗終不能有所諫止又未嘗進一善人帝亦以是親愛每顧問之多呼其小字阿蘇

晉書曰任熙字伯遠立德邈然徵拜給事中

晉起居注曰武帝太康七年詔曰郎中張建忠篤履素爲江表士大夫所稱宜在中朝其以建爲給事中

晉武帝詔曰燕王師陳邵清貞廉潔博通六籍宜在左右以敦儒訓可給事中

唐書曰盧粲幽州范陽人也京龍二年遷給事中時節愍太子初立韋庶人以非己所生深加忌嫉勸中宗下勅令太子却取衛府封物每年以供服用粲駁奏曰皇太子處

繼明之重當主鬯之尊歲時服用自可百司供擬又據周官諸應用財器歲終則會唯王及太子應用物並不會此則儲蓄之費咸與王同今與列國諸侯齊衡入封豈所謂憲章在昔垂法將來者也必謂青宮初啓服用所資自當廣支庫物不可長存藩封詔從之

又曰盧粲遷給事中時安樂公主壻武崇訓爲節愍太子所殺特追封爲魯王令司農少卿趙履溫監護葬事履溫諷公主奏請依永泰公主故事爲崇訓造陵詔從其請粲駁奏曰伏尋陵之稱謂本屬皇王及儲君等自皇家已來諸王及公主墓無稱陵者唯永泰公主承恩特葬事越常途不應假永泰公主爲名請比貞觀已來諸王舊例足得豐厚手勅荅曰安樂公主與永泰公主無異同穴之義古今不殊魯王緣此特爲陵制不煩固執粲又奏曰臣聞陵

之稱謂施於尊極不屬王公已下且魯王若欲論親等第則不親於雍王守禮雍王之墓尚不稱陵魯王則不可因尚公主而加號且君之舉事則載於方冊或稽之往典或考自前朝臣歷檢貞觀已來駙馬墓無得稱陵者且君人之禮服絕於傍暮蓋爲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陛下以膝下之恩愛施及其夫贈賵之儀哀榮足備豈得使上下無辯君臣一貫者哉帝竟依祭所奏

又曰李藩爲給事中制勅有不司遂於黃勅後批之吏曰宜別連白紙藩曰別以白紙是文狀豈曰批勅耶裴垪言於帝以爲宰相器

又曰憲宗以同州刺史呂元膺復爲給事中初元膺自給事中除同州及入謝上問以時政得失元膺論奏詞甚激烈上嘉其剛正翌日謂宰臣曰呂元膺讜言直氣今欲留

在左右使言得失卿等以爲何如李藩裴垪進賀曰陛下納諫超冠前王乃宗社無疆之福臣等不能廣求直士又不能數進直言孤負聖心合當罪責今請以元膺復爲給事中以備顧問上悅而從之

又曰李遜爲給事中嘗論時政以爲事君之義有犯無隱陳誠啓沃不必擇辰今君臣敷奏乃候隻日是畢歲臣下瞻天顏獻可否能幾何憲宗嘉之

又曰元和十四年以撫州司馬令狐通爲右衛將軍給事中崔植封還制書言通前刺史壽州用兵失律前罪未塞不宜遽加獎用上命宰臣論植以通父彰有功不忍弃其子其制方行

又曰韋弘景爲給事中屢有封駁時有劉士經以駙馬交通邪倖自檢校官用爲太僕卿弘景執奏不可中人宣諭

再三弘景不爲之迴穆宗怒乃令弘景使安南邕容宣慰
時論翕然推重
又曰郭承嘏爲給事中開成元年出爲華州刺史詔方下
兩省迭詣中書求承嘏出麾之由給事中盧載封還詔書
奏曰承嘏自居此官繼有封駁能奉其職宜在瑣闥牧守
之才易爲推擇文宗謂宰臣曰承嘏久在黃扉欲優其祿
俸暫令廉問近關而諫列拜章惜其稱職甚美事也乃復
爲給事中

又曰于敖遷給事中昭愍初卽位李逢吉用事與翰林學
士李紳素不叶遂誣紳以不測之罪逐於嶺外紳同職駕
部郎中知制誥龐嚴司封員外郎知制誥蔣防坐紳黨左
遷信汀等州刺史黜詔下敖封還詔書時人以爲與嚴相
善訴其非罪皆曰于給事犯宰執之怒伸龐蔣之屈不亦

仁乎及駁奏出乃是論龐嚴貶黜太輕中外無不大噓

東方朔記曰東方朔爲中郎賜帛百疋給事中

荀綽兗州記曰表淮字孝尼有俊才太始中拜爲給事中

胡廣集曰給事中掌侍從左右無員位次侍中常侍或名
儒或國親

東晉集曰員外侍郎及給事冗從皆是帝室茂親或貴遊
子弟若悉從高品則非本意若精鄉議則必有降損

太平御覽卷二百二十二
 職官部二十
 中書舍人
 起居郎
 起居舍人
 六典曰中書舍人掌侍奉進奏參議表章凡詔旨制勅及
 璽書冊命皆按典故起章草進畫既下則署而行之其禁
 有四一日漏洩二曰稽緩三曰違失四曰忘誤所以重王
 命也制勅既行有誤則奏而正之
 通典曰自永淳以來天下文章道盛臺閣髦彥無不以文
 章達故中書舍人為文士之極任朝廷之盛選諸官莫比
 焉
 晉中興書曰劉起遷中書舍人時臺省初建內外多事出
 內書命以忠慎稱加以治身清苦衣不重帛每上所賜皆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二十二

職官部二十

中書舍人

中書舍人

起居郎

起居舍人

六典曰中書舍人掌侍奉進奏參議表章凡詔旨制勅及
 璽書冊命皆按典故起章草進畫既下則署而行之其禁
 有四一日漏洩二曰稽緩三曰違失四曰忘誤所以重王
 命也制勅既行有誤則奏而正之
 通典曰自永淳以來天下文章道盛臺閣髦彥無不以文
 章達故中書舍人為文士之極任朝廷之盛選諸官莫比
 焉

晉中興書曰劉起遷中書舍人時臺省初建內外多事出
 內書命以忠慎稱加以治身清苦衣不重帛每上所賜皆

固辭曰凡陋小臣橫竊賞賜無德而祿殃咎必至上益嘉焉

又曰徐邈字仙民東莞姑幕人也少好學問允善經傳時烈宗始覽典籍招延禮學之士謝安舉邈補中書舍人在西省撰正五經音訓學者宗之每預顧問輒有獻替多所補益烈宗甚愛之

齊書曰永明元年榮感入紫微時中書通事舍人四人各住一省謂之四戶既摠重權勢傾天下會玄象失度太史奏宜修福禳之太尉王儉謂帝曰天文乖忤此由四戶乃具舍人王文明等名奏之

又曰明帝踐阼引傅昭為中書舍人時居此職者皆權傾天下昭獨廉靜無所干預器服率略身安龕糲常插燭板床明帝聞之賜漆合燭槃勅曰卿有古人之風故賜卿古

人之物

又曰茹法亮久為中書通事舍人後出為大司農中書勢利之職法亮戀之垂涕而去

梁書曰裴子野以中書侍郎鴻臚常兼中書通事舍人別勅知詔誥

南史曰顧協為舍人同官者皆潤屋協在省十六載器服食飲不改於常有門生始來事協知其廉潔不敢厚餉止送錢二千協發怒杖二十因此事者絕於饋遺

北齊書曰荀士遜世祖時為中書舍人狀貌甚醜以文辭見用曾有事須奏值世祖在後庭因左右傳通者不得士遜姓名乃云醜舍人世祖曰必士遜也看封題果是內人莫不忻笑

又曰顏之推天保末從顯祖至天池以為中書舍人令中

書郎段孝信將勅書出示之推之推管外飲酒孝信還以
狀言顯祖仍曰且停由是遂寢
北史曰魏收兼中書舍人與溫子昇邢子才齊譽世號三
才
隋書曰虞世基拜內史舍人煬帝卽位顧遇彌隆秘書監
河東柳顧言博學有才罕所推謝至是與世基相見歎曰
海內當共推此一人非吾儕所及也
唐書曰貞觀中中書舍人高季輔上封章曰時已平矣功
已成矣然而刑典未措者何哉良由謀猷之臣不弘簡易
之政臺閣之吏昧於經遠之道執憲者以深刻爲奉公當
官者以侵下爲益國未有坦平恕之懷副聖明之旨伏願
隨方訓諭使各揚其職人敦朴素俗革澆浮家識孝慈人
知廉恥杜其利欲之心載以清淳之化自然家富國肥禍

亂何由而作太宗善之特賜鍾乳一劑曰卿進藥石之言
故以藥石報之也

又曰顏師古遷中書舍人專掌機密于時軍國多務凡有
制誥皆成其手師古達於政理冊奏之工時無及者
又曰武后天授元年壽春郡王成器兄弟五人初出閣同
日受冊有司撰儀注忘載冊文及百寮在列方知闕禮宰
臣相顧失色中書舍人王劇立召小史五人各令執筆口
授分爲同時須臾俱畢詞理典贍時人歎伏
又曰景龍四年初定內難唯中書舍人蘇頌在太極殿後
文詔填委動以萬計手操口對無毫釐差誤主書韓禮談
于陽轉書詔草屢謂頌曰乞公稍邊禮等書不及恐手腕
將廢

又曰楊炎爲中書舍人與常袞並掌綸誥袞長於制書炎

善爲德音開元已來言詔制之美者號常楊焉

又曰王徽曾祖擇從擇從兄易從天后朝登進士第從弟朋從言從睿宗朝並以進士擢第昆仲四人開元中三至鳳閣舍人故時人號鳳閣王家

又曰齊澣開元中遷中書舍人論駁書詔潤色王言皆以古義謨誥爲準的侍中宋璟中書侍郎蘇頌並重之

又曰薛元超道衡孫也爲中書舍人中書省有一盤石初道衡爲內史侍郎嘗踞而草制元超每見此石未嘗不泣然流涕

又曰賈曾授中書舍人曾以父名忠固辭乃拜諫議大夫知制誥至開元初復拜中書舍人又固辭議者以爲中書是曹司名又與曾父音同字別於禮無嫌乃就職與蘇晉同掌制誥皆以詞學見知時人稱爲蘇賈

又曰許景先轉中書舍人中書令張說常稱曰許舍人之文雖無峻峯激流斷絕之勢然屬詞豐美得中和之氣實一時之秀也

又曰郗高卿爲中書舍人處事不回爲宰相元載所忌魚朝恩署牙將李琮爲兩街功德使琮暴橫於銀臺門毀辱京兆尹崔昭高卿立詣元載抗論以爲國耻請速論奏載不從高卿遂以疾辭以前中書舍人居東洛凡十年自號伊川田父清名高節稱於天下

又曰建中三年詔中書舍人分署尚書六曹復舊制也又曰高郢掌誥累年家無制草或謂曰人皆留制集公焚之何也曰王言不可存私家時人重其慎密又穆宗詔日中書舍人故事分押六司佐宰臣判按廢革日久頓復稍難宜漸令條舉有須慎重者便令參議如關

機密者卽且如舊

又曰路隨勅宗初登極拜中書舍人翰林學士仍錫金紫有以金帛謝除制者必叱而却之曰吾以公事接私財耶終無所納

又曰大和四年勅前行郎中知制誥者約滿一周年卽與正授從諫議大夫知者亦宜准此

又曰封敖爲學士拜中書舍人敖構思敏速語近而理勝不務奇澁武宗深重之嘗草賜陣傷邊將詔警句云傷居爾體痛在朕躬帝覽而善之賜之官錦

又曰崔郾轉中書舍人入思政殿謝恩郾奏曰陛下用臣爲侍講卒歲有餘未嘗問臣經義今蒙轉改實慙尸素有愧厚恩帝曰俟朕機務稍閑卽當請益高鉞曰陛下意雖樂善旣未延接儒生天下之人寧知重道帝深引咎錫之

錦綵

又曰中書舍人鄭居中少有時名揚歷清貫晚年尤薄名利以疾辭官恣遊名山一日擗管爲詩纔書五字曰雲山遊已徧紙猶在手筆忽墮地而終

又曰晉初中書置舍人通事各一人東晉合爲一職晉代入直閣內宣詔命而侍郎之任輕矣梁秩四百石品第八梁用人殊重簡以才能不限資地多以它官兼領其後除通事直曰中書舍人

五代史後唐書曰明宗時劉贊爲中書舍人與學士竇夢徵同年登第隣居友善夢徵早卒贊與同年楊凝式總麻爲位而哭其家無嫡長與視喪卹其孀稚士人稱之

五代史晉史曰陳乂長興中自舍人銜命冊公主於大原公主卽帝深待之但訝其高岸人或獻可於乂宜陳一

謳頌以稱帝之美可邀其異待耳又曰人生貧富咸有定分未有恃天子命違禮以求利既損國綱且虧士行又今生所不爲也聞者無不嘉之
又曰天福五年九月詔曰六典云中書舍人掌侍奉進奏參議表章凡詔旨制勅璽書策命皆按故事起草進畫既下則署而行之其禁有四一曰漏洩二曰稽緩三曰違失四曰忘誤所以重王命也古昔已來典實斯在爰從近代別創新名今運屬興王事從師古俾仍舊貫以輝前規其翰林學士院公事宜並歸中書舍人
五代史漢史曰唐李昭以尚書郎出爲蘇州刺史期歲以中書舍人召還不拜謂宰相曰省郎拜舍人以知制誥爲次序便由刺史玷綸闈不敢闈命乃以兵部郎中知制誥翌歲拜舍人受之

五代史周史曰王延爲中書舍人權知貢舉有崔頥者協之子也授偃師簿薄其卑屑棄去數年應進士延將入貢院見舊相吏部尚書盧文紀素與協不睦謂延曰舍人以謹重聞于時所以老夫去冬與諸相首以長者聞奏然此一途取事者頗多面目說者云越人善泗生子方晬乳母浮之水上或駭然止之乳母曰其父善泗子必無溺今若以名下取士徵泗之類也舍人當求實才以副公望延退而噲曰盧公之言爲崔頥也縱與其父不悅致意何至此耶來春以頥登甲科其仁而徇公皆此類也
百官志曰魏初中書置通事一人主呈奏晉初中書又置舍人一人至東晉合通事及舍人二職謂之通事舍人猶掌呈奏
陶氏職官要錄曰中書舍人舊視給事中

梁選簿云梁天監用人務簡英才不限資次

又曰隋內史舍人八員專掌詔誥煬帝減四人後改爲內史舍人八員荀勗集曰晉武帝時門下啓令史伊羨趙威爲中書舍人對掌文法勗奏以爲不可

起居郎

六典曰起居郎掌記天子之法度以修記事之史凡記事之制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必書其朔日甲乙以紀曆數典禮文物以考制度遷拜旌賞以勸善誅伐黜免以懲惡季冬則授之于國史焉

唐書曰大和九年十二月左右省起居郎賈筆硯及紙於螭頭下記言記事

又曰鄭朗開成中爲起居郎初太和末風俗稍奢文宗恭

勤節儉異革其風宰臣等言曰陛下躬儉節用風俗已移長裾大袂漸以減損若更令戚屬絕其侈靡不慮下不從教帝曰此事亦難戶曉但去其泰甚日以儉德化之朕聞前時內庫唯二錦袍飾以金烏一袍玄宗幸溫湯時御之一與貴妃當時貴重如此今奢靡豈復貴之邪今富家往往皆有左街副使張元昌使用金唾壺昨因李訓已誅之矣時朗執筆螭頭下宰臣退上謂朗曰適所議論卿記錄未吾試觀之朗對曰臣執筆所記便名爲史伏准故事帝王不可取觀昔太宗欲覽國史諫議大夫朱子奢云史官所述不隱善惡或主非上智飾非護失見之則致怨所以義不可觀又褚遂良曰今之起居郎古之左右史也記人君言行善惡必書庶幾不爲非法不聞帝王躬自觀史帝曰適來所記無可否臧見亦何爽乃宣謂宰臣曰鄭朗引

故事不欲朕見起居注夫人君之言善惡必書朕恐有平常閑話不關理體垂諸將來竊以爲耻異日臨朝庶幾稍改何妨一見以誠醜言即遂進之
又曰開成二年十二月閣門對左右史裴素等上自開成初復故事每入閣左右史執筆立于螭頭之下君臣論奏得以備書故開成政事最詳於代

起居舍人

六典曰起居舍人掌修記言之史錄天子之制詔德音如記事之制以紀時政之損益季冬則授之於國史
唐書曰邢文偉滁州全椒人時右史官缺高宗謂侍臣曰邢文偉事我兒能減膳切諫此正直人也遂擢拜右史
又曰李讓夷字達心爲諫議大夫開成元年以本官兼知起居舍人事時起居舍人李褒有痼疾請罷官宰臣李石

奏闕官上曰褚遂良爲諫議大夫嘗兼此官卿可盡言今諫議大夫姓名石遂奏李讓夷馮定孫簡蕭倣帝曰讓夷可也李固言欲用崔球張次宗鄭覃曰崔球遊宗閔之門赤墀下秉筆記注爲千古法不可用朋黨如斐中孺李讓夷臣不敢有纖芥異論其爲人主大臣知重如此
又曰魏謩轉起居舍人紫宸中謝帝謂之曰以卿論事忠切有文貞之風故不循月限授卿此官又謂之曰卿家有何舊書詔對曰比多失墜唯簪笏見在上令進來鄭覃曰在人不在笏上曰鄭覃不會我意此卽甘棠之義非在笏而已

又曰魏謩文宗時爲起居舍人紫宸入閣遣中使取謩起居注欲視之謩執奏曰自古置史官書事以明鑒誠陛下但爲善事勿畏臣不書如陛下所行錯忤臣縱不書天下

人書之臣以陛下爲文皇帝陛下比臣如褚遂良帝又曰
我嘗取觀之暮曰由史官不守職分臣豈敢陷陛下爲非
法陛下覽之後自此書事須有迴避如此善惡不直非
史也遺後代何以取信乃止
又曰張次宗有文學稽古厲行開成中爲起居舍人文宗
復故事每入閣左右史執筆立于螭頭之下宰相奏事得
以備錄宰臣既退上召左右史更質證所奏是非故開成
政事詳於史氏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二十二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二十三

職官部二十一

諫議大夫

補闕

拾遺

諫議大夫

六典曰諫議大夫掌侍從贊相規諫諷諭凡諫有五一日
風諫二曰順諫三曰規諫四曰致諫五曰直諫
漢書曰韋玄成字少翁以父任爲郎少好修父業尤謙遜
其接人貧賤者益加敬由是名譽日廣以明經擢爲諫議
大夫
又曰劉輔以美才擢爲諫議大夫成帝欲立趙婕妤好爲皇
后輔上書曰陛下乃觸情縱欲以卑賤之女母天下乎里
語曰腐木不可以爲柱卑人不可以爲主臣辱諫諍之官
不敢不盡死

又曰貢禹字少翁元帝徵禹為諫議大夫數虛己問以政事是時年穀不登禹奏言宮室制度宜從儉省天子納其善言

又曰夏侯勝字長公明洪範五行為諫議大夫為人簡易無威儀見時謂上為君誤相字於上前上以此親信之

又曰王褒字子淵蜀人也益州刺史王褒欲宣風化於眾庶聞褒有俊材請與相見使褒作中和樂職如淳曰言王者樂其宣布詩如淳曰國語所謂宣布哲人選好事者令依鹿鳴之聲習而歌之時何武為童子選在歌中武歌於

太學宣帝召見曰此盛德之事吾何足以當之益州刺史因奏言褒有軼材上乃徵褒既至詔褒為聖主得賢臣頌擢為諫議大夫

又曰楊雄字子雲以耆老久次轉為諫議大夫疾免復召

為諫議大夫家至貧嗜酒人稀至其門時有好事者載肴酒以從遊學

又曰孔光字子夏經學尤明舉止方正為諫議大夫

東觀漢記曰郭丹字少卿從師長安買符入函谷關乃慨然而歎曰丹不乘使者車不出此關既至京師嘗為都講更始二年為諫議大夫持節歸南陽自去家十三年果乘高車出關

後漢書曰陳禪字紀山為諫議大夫西南揮國王獻樂及幻人能吐火自支解易牛馬頭大會作之於庭禪離席舉手曰帝王之庭不宜作夷狄之樂

又曰韋彪字孟達上疏曰諫議之職應用公直之士通才審正有補益於朝者今或從徵試輩為大夫動據州郡並宜清選其任責以言績其二千石視事雖久而為吏人所

便安者宜增秩重賞勿妄遷徙惟留聖心

又曰江革轉諫議大夫賜告歸天子思革篤行詔齊相曰諫議大夫江革前以病歸今起居何如夫孝者百行之冠衆善之始也縣以見穀千斛賜巨孝常以八月長吏存問致羊酒以終厥身

又曰劉陶字子奇拜諫議大夫靈帝世天下日危陶上疏言天下亂皆由於宦豎宦豎見事急共讒陶詔收黃門北寺獄陶自知必死對使者曰讒邪相求考掠日深臣恨不列稷卨伊周之蹤而與比干龍逢爲儔事敗乃悔復何可及閉氣而死

續漢書曰周舉字宣光梁商表爲從事中郎商疾甚帝問遺言對曰臣從事中郎周舉清慎高亮可任諫議大夫謝承後漢書曰傅翻字君成轉諫議大夫天性諒直數陳

諫言武帝嘉之

又曰虞承字叔明拜諫議大夫雅性忠謇在朝堂犯顏諫爭終不曲撓散祿賑給諸生賢德無比

魏志曰賈逵字梁道河東襄陵人也自爲兒童戲常設部伍祖父習異之曰汝大必爲將帥口授兵法數萬言爲丞相主簿太祖善之拜諫議大夫與夏侯尚並掌軍計

又曰賈逵字梁道太祖征劉備先遣逵至斜谷觀形勢道逢水衡載囚數十逵以軍事急輒責重者一人皆放其餘太祖善之拜諫議大夫

蜀志曰尹默字思潛以左氏傳教授後主踐阼拜諫議大夫

晉書曰李尤字伯仁侍中賈逵薦尤有揚雄之才明帝召作東壁雍德陽諸觀銘拜諫議大夫

後魏書曰張普惠字洪賑常山九門人爲諫議大夫任城王澄謂普惠曰不喜得諫議唯喜諫議得君
唐書曰高祖嘗嘲蘇世長曰名長意短口正心邪棄忠貞於鄭國忘信義於吾家世長對曰名長意短實如聖旨口正心邪未敢奉詔昔竇融以河西降漢十世封侯臣以山南歸國唯蒙屯監於是拜爲諫議大夫
又曰蘇世長擢拜諫議大夫從幸涇陽校獵大獲禽獸於旌門高祖入御營顧謂朝臣曰今日畋樂乎世長進曰陛下遊獵薄廢萬機不滿十旬未爲大樂高祖色變旣而笑曰狂態發耶世長曰爲臣私計則狂爲陛下國計則忠矣
又曰王珪爲諫議大夫嘗有論諫太宗稱善遂詔每宰相入內平章大計必使諫官隨入與聞政事
又曰太宗問諫議大夫褚遂良曰舜造漆器禹雕其俎當

時諫舜十有餘人食器之間苦諫何也遂良對曰雕琢害農事綦組傷女工首創奢淫危亡之漸漆器不已必金爲之金器不已必玉爲之所以諫臣必諫其漸及其滿盈無所復諫上然之

又曰蕭鈞遷諫議大夫時有左武侯引駕盧文操踰垣盜左藏庫物高宗以引駕職在糾繩身行盜竊命有司殺之鈞進諫曰文操所犯情實難原然恐天下聞之必謂陛下輕法律賤人命任喜怒貴財物臣之所職以諫爲名愚衷所懷不敢不奏帝謂曰卿職在司諫能盡忠規遂特免其死罪願謂侍臣曰此乃真諫議也

又曰武后臨朝置匭四區共爲一室列於朝堂東方春色青有能告以養人及勸農可投書於青匭銘之曰延恩南方夏色赤有能正諫論時政之得失可投書於丹匭銘之

日招諫西方秋色白有能自陳抑屈可投書於素甌銘之
日申寃北方水色玄有智謀者可投書於玄甌銘之日通
玄宜令正議大夫補闕拾遺等一人充使知甌事每日所
有投書至暮卽進天寶九載三月改甌爲獻納

又曰李景伯遷諫議大夫中宗嘗宴侍臣及朝集使酒酣
令各爲迴波詞衆皆爲諂佞之詞及自要榮位次至景伯
日迴波爾時酒危微臣職在箴規侍宴旣過三爵謹譁竊
恐非儀中宗不悅中書令蕭至忠稱之曰此眞諫官也

又曰至德元年制諫議大夫論事自今已後不須令宰相
先知

又曰乾元二年四月兩省諫官十日一上封事直論得失
無假文言旣成殿最用存沮勸

又曰陽城爲諫議大夫裴延齡讒譖陸贄等坐貶黜德宗

怒不解在朝無救者城聞而起曰吾諫官也不可令天子
煞無罪人而信用奸臣卽率拾遺王仲舒等數人守延英
門上疏論延齡奸佞贄等無罪狀德宗大怒召宰相入語
將加城等罪良久乃解令宰相論遣之於是金吾將軍張
萬福聞諫官伏閣諫趨往至延英門大言賀曰朝廷有直
臣天下必太平矣遂遍拜城及王仲舒等曰諸諫議能如
此言事天下安得不太平已而連呼太平太平萬福武人
時年八十餘自此名重天下

又曰崔鄴遷諫議大夫穆宗卽位荒於禽酒坐朝恒晚鄴
與同列鄭覃等廷英切諫穆宗甚喜之畋遊稍簡

又曰文宗嘗於便殿召柳公權周墀對公權論事切直忤
旨周墀爲之惴慄公權詞氣益堅上徐謂公權曰朕知舍
人不合却作諫議以卿論事有爭臣之風今授卿諫議大

夫

又曰孔戣爲諫議上疏以事四條陳諷後有李涉投匭上言吐突承璀公忠戣爲匭使覽副狀大怒逐之因上疏苦諫遂貶涉倖臣聞之側目人皆爲危之戣高步公卿閒以方嚴見憚

又曰馮定爲諫議大夫李訓事敗伏誅衣冠橫罹其禍中外危疑及改元御殿中尉仇士良請用神策仗衛在殿門定抗疏論罷人情危之又請許左右史隨宰臣入延英記事

又曰會昌元年中書門下奏據六典隋置諫議大夫七人從四品上大曆元年昇門下侍郎爲正三品兩省遂闕四品建官之道有所未周詩云衮職有闕仲山甫補之周漢大臣願入禁闈補過拾遺張衡爲侍中常居帷幄從容諷

諫此皆大臣之任故其秩峻其任重則君敬其言而行其道况謇諤之地宜有老成之人秩未優崇則難用耆德其諫議大夫望依隋氏舊制昇爲從四品分爲左右以備兩省四品之闕向後與丞郎出入迭用以重其選從之五代史周書曰顯德五年勅諫議大夫宜依舊正五品上仍班位在給事中之下按唐六典諫議大夫四員正五品上上皆隸門下省班在給事中之下會昌二年十一月中書門下奏升爲正四品下仍分爲左右以備兩省四品之闕故其班亦升在給事中之上近朝自諫議大夫拜給事中者官雖序遷位則降等至是以其遷次不倫故改正焉三輔決錄曰第五顏字子陵爲諫議大夫洛陽無主人卿里無田宅寄止靈臺中或十日不炊

補闕

六典曰補闕唐垂拱中創立四員左右各二天授年初左右各加三員通前爲十員其或才職相當不待闕而授言國家有過闕而補正之故以名官焉大夫補闕主人又曰左右補闕掌供奉諷諫扈從乘輿凡發令舉事有不便於時不合於道大則廷議小則上封若賢良之遺滯於下忠孝之不聞於上則條其事狀而薦言之唐書曰王源中字正蒙早以文學知名升進士第宏詞科累遷至左補闕時典禁軍者不循法度至有臺府人吏皆爲追擒源中上疏其略曰夫至憲者紀綱之地府縣者責成之所設有罪犯宜歸司存安有北軍勢重於南衛輦下權傾於仗內乞還法司庶守職分憲宗可其請又曰裴垪在中書有獨孤郁李正辭嚴休復自拾遺轉補闕及參謝之際垪廷語之曰獨孤與李二補闕孜孜獻納

今之遷轉可謂酬勞無愧矣嚴補闕官業或異於斯昨者進擬不無疑緩休復悚慙而退

又曰文宗以魏謩爲補闕上嘗言於宰臣曰太宗皇帝得魏徵採拾闕失彌成聖政今我得魏謩於疑似之間必極匡諫雖不敢希及貞觀之政庶幾處於無過之地命授謩左補闕於內狀備述諫疏激切詔中書善爲之詞

唐書曰貞元中韋渠牟爲右補闕內供奉僚列初輕之上在延英旣對宰相多使中貴人召渠牟於官次同輩始注目矣歲中左遷諫議大夫時延英對秉政財賦之臣晝漏率下二三刻爲常渠牟奏御率下五六刻上笑語款洽往往外聞

又曰韋溫爲右補闕忠鯁救時宋申錫被誣溫冒言曰宋公履行有素身居台輔不當有此是姦人陷害也吾輩諫

官豈避一時之雷電而致聖君賢相蒙蔽惑之咎耶因率同列伏閣切爭之由是知名

拾遺

六典曰拾遺唐垂拱中創立四員左右各二天授初左右各加三員通前爲十員才可則登不拘階敘言國家有遺事拾而論之故以名官焉

又曰左右拾遺掌供奉諷諫扈從乘輿凡發令舉事有不便於時不合於道大則廷議小則上封若賢良之遺滯於下忠孝之不聞於上則條其事狀而薦言之

唐書曰李邕少知名長安初內史李嶠及監察御史張廷珪並薦邕詞高行直堪爲諫諍之官由是召拜左拾遺

又曰李邕爲左拾遺御史中丞宋璟奏侍臣張昌宗兄弟有不順之言請付法推斷則天初不應邕在陛下進曰臣

觀宋璟之言事關社稷望陛下可其奏則天色稍解始允宋璟所請既出或謂邕曰吾子名位尚卑若不稱旨禍將不測何爲造次如是邕曰不顯不狂其名不彰若不如此後代何以稱也

又曰李邕爲左拾遺及中宗卽位以妖人鄭普思爲祕書監邕上書諫曰蓋人感一殮之惠殞七尺之身況臣爲陛下官受陛下祿而得日有所見口不言之是負恩矣自陛下親政日近復在九重所以未聞在外羣下竊議道路籍籍皆云普思多行詭惑妄說妖祥唯陛下不知尚見驅使此道若行必撓亂朝政臣至愚至賤不敢以冒臆對揚天庭請以古事明證孔丘云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陛下今若以普思有奇術可致長生久視之道則爽鳩氏久應得之永有天下非陛下今日可得而求若以普思可

致仙方則秦皇漢武久應得之永有天下亦非陛下今日
可得而求若以普思可致佛法則漢明梁武久應得之永
有天下亦非陛下今日可得而求若以普思可致鬼道則
墨翟干寶各獻於至尊矣而二王得之永爲天下亦非陛
下今日可得而求此皆事涉虛妄歷代無効臣愚不願陛
下復行之於明時唯堯舜二帝自古稱聖臣觀所行故在
人事敦睦九族平章百姓不聞以鬼神之道聽理天下伏
願陛下察之則天下幸甚疏奏不納

又曰許景先常州義興人後徙家洛陽少舉進士授夏陽
尉神龍初東都起聖善寺報慈閣景先詣闕獻大像閣賦
詞甚美麗擢拜左拾遺

又曰蕭昕爲左拾遺昕常與布衣張鎬爲友館而禮之表
薦曰如鎬者用之爲王者師不用則幽谷一叟爾玄宗擢

鎬拾遺不數年出入將相

又曰元和中以左拾遺杜從郁爲祕書丞從郁司徒佑之
子也初自司議郎爲左補闕崔羣韋貫之左拾遺獨孤郁
等上疏以爲宰相之子不合爲諫諍之官於是降爲左拾
遺羣等又奏云拾遺與補闕雖資品不同而皆是諫官父
爲宰相而子爲諫官若政有得失不可使子論父於是改
授之

又曰元和中延英宰臣對訖左拾遺楊歸厚次請對時上
坐久宣令後坐日對來歸厚堅詞固請宰相諭之不退上
乃召見歸厚首論中官許遂振次歷詆宰輔皆過激切然
而自銜求試詞甚繁逾刻而罷

又曰元稹除左拾遺稹性鋒銳見事風生既居諫垣不欲
碌碌自滯事無不言卽上疏論諫職

又曰寶曆中左拾遺李漢右拾遺舒元褒薛廷老等五人於閣內諫曰臣伏見近日除授往往不由中書進擬多是宣出臣恐自此紀綱寢壞姦邪恣行伏乞聖恩詳察上厲聲曰更有何事舒元褒進曰陛下近日脩造亦太多上色變日何處脩造元褒俛首不能對薛廷老奏曰臣等是諫臣有所聞即合論奏亦豈知陛下修造之所但見般輦瓦木絕多即知脩造不已伏乞稍留聖慮上日所奏知然後各復位議者以爲不廢其職

又曰大和三年左拾遺舒元褒等論中丞溫造凌供奉官事今月四日左補闕李虞與溫造街中相逢造怒不迴避遂捉李虞祇承人禁身一宿決脊杖十下者臣等謹案國朝政故事供奉官街中除宰相外無所迴避今溫造蔑朝廷典故凌陛下近臣恣行冒臆曾無畏忌伏以事有雖小

而關分理者即不可失也分理一失亂由之生遺補官秩雖卑乃陛下侍臣也中丞雖高乃法吏也侍臣見凌是不廣敬法吏壞法何以持綱前時中書舍人李虞仲與造相逢造乃曳去引馬知制誥崔咸與造相逢造又捉其從人當時緣不上聞所以強暴益甚臣等又聞元和長慶中中丞行李不過半坊今乃遠至兩坊謂之籠街喝道但以尊崇自處不思僭擬之嫌陛下若不因此特有懲革伏恐從此供奉官輩便須迴避中丞累朝制度失自陛下臣等官忝諫列實爲陛下惜之奉勅憲官之職在指佞觸邪不在行李自大侍臣之職在獻可替否不在道途相高並列通班合知名分如聞喧競亦以再三既招人言甚損朝體其臺供與供奉官同道聽先後而行道途任祇揖而過其參從人則各隨本官之後少相僻避勿信衝突又聞近日已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二十三
來應合有導從官手力多者街衢之中行李太過自今傳呼前後不過三百步
唐書曰歸登爲右拾遺裴延齡以奸佞有恩欲爲相諫議大夫陽城上疏切直德宗赫怒右補闕熊執易等亦以危言忤旨初執易草疏成示登登慘然曰願寄一名雷電之下安忍令足下獨當自是同列切諫登每聯暑其奏無所迴避時人稱重
又曰王仲舒字弘中貞元十年策試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等科仲舒登乙第超拜右拾遺裴延齡領度支矯誕大言中傷良善仲舒上疏極論之
又曰趙宗儒拜右拾遺翰林學士父驍改祕書少監與父並命出於中旨當時榮之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二十三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二十四

職官部二十二

散騎常侍

通直散騎常侍

員外散騎侍郎

散騎常侍

員外散騎常侍

散騎侍郎

通直散騎侍郎

六典曰唐貞觀初置散騎常侍二員隸門下省明慶三年又置二員隸中書省始有左右之號並金蟬毘貂左散騎與侍中爲左貂右散騎與中書令爲右貂謂之八貂又曰散騎常侍晉代此官選望甚重時與黃門侍郎謂之黃散

漢書百官表曰散騎中常侍皆加官所加或列侯將軍卿大夫正貢多至數十人

應劭漢官儀曰秦及前漢置散騎及中常侍各一人散騎騎馬並乘輿車獻可替否

魏志曰文帝延康元年置散騎常侍爲一官省中置四人與侍中同掌規諫不用宦者宦者爲官不過署令

魏略曰散騎常侍比於省中貂璫插右黃初中始置四人出入侍從與上談議不典事

蜀志曰魏文帝善孟達之姿才容觀以爲散騎常侍吳志曰薛瑩旣至洛陽特先見敘爲散騎常侍荅問處常

皆有條理晉書曰鄭默字思元爲散騎常侍武帝出南郊侍中已陪乘詔曰使鄭常侍參乘

又曰阮孚爲散騎常侍嘗以金貂換酒復爲所司彈劾帝宥之

又曰華嶠字叔駿加散騎常侍班同中書寺爲內臺中書散騎著作及理禮音律天文數術南省文章門下撰集皆典統之也

又曰何劭字敬祖曾之子也少與武帝同年有總角之好及帝卽位轉散騎常侍甚見親重

晉起居注曰太康七年詔曰尚書馮統忠亮在公歷職內外勤恪匪懈而疾未差屢求放退其以統爲散騎常侍賜

錢二十萬牀帳一具又曰升平五年詔曰前西中郎謝萬才義簡亮宜居獻替

其以萬爲散騎常侍晉中興書曰庾闡有文章才美議者以爲宜綜國史於是

召爲散騎常侍晉諸公贊曰司馬駿五六歲能書數魏王爲帝駿八歲爲

散騎常侍常侍講

齊書曰周盤龍自平北將軍爲散騎常侍武帝戲之日卿著貂蟬何如兜鍪對曰此貂蟬從兜鍪中出耳齊職儀曰魏氏侍中皆騎從御登殿與散騎常侍對挾帝侍中居左常侍居右

後魏書曰初高祖以李彪爲散騎常侍郭祚因人見高祖謂祚曰朕昨誤授一人官祚對曰豈容聖詔一行而有差異高祖沈吟曰此自應有讓朕欲別授一官須臾彪有啓云伯石辭卿子產所惡臣欲之已久故不敢讓高祖歎謂祚曰卿之忠諫李彪正辭使朕遲迴不能復決遂不移官又曰明亮爲常侍加武勇將軍進曰臣本官常侍是第三清今授武勇其號至濁又曰荀頽承明元年文明太后令百官舉才堪幹事人足

委仗者於是公卿咸以頽應選徵拜散騎常侍

又曰孝文謂散騎常侍元景曰卿等自在集書合省通墮致使王言遺滯起居不修

北齊書曰宋弁爲散騎常侍遷右將軍領黃門弁屢讓高祖曰散騎位在中書之右常侍者黃門之庶兄領軍者二衛之假攝不足空存推讓而棄大委

又曰朝貴多假常侍以取貂蟬之飾高隆之自表解侍中并陳請假侍服者亦請罷之詔皆如表

三國典略曰齊遣散騎常侍崔瞻聘于陳瞻辭韻温雅南人欽服乃謂之曰常侍前朝何音不來今日誰相對者

又曰賀琛爲梁散騎常侍梁主與語常移晷刻故省中語曰上殿不下有賀雅琛容正都雅故人呼之

隋書曰案漢官侍內金蟬左貂金取剛固蟬取高潔也

董巴志曰內常侍右貂金璫銀附蟬內書今亦同此今官者去貂內史金蟬右貂納言金蟬左貂開皇時特加散騎常侍在門下者貂蟬至是罷之唯加常侍聘外國者特給貂蟬還則輸納於內省

環濟要略曰散騎常侍入侍左右出則侍事於廊廡之下華嶠集云詔曰散騎以從容侍從承荅顧問掌讚詔命平處文籍故前世多參用文學之士義郎華嶠有論義著述之才其以嶠為散騎常侍兼與中書共參著作事嶠表謝云非臣典筆申辭所能陳謝

員外散騎常侍

晉書曰吏部郎李重啓東莞太守曹嘉之才翰學義先代之後宜補員外常侍
晉起居注曰咸康八年司徒王導表員外常侍孫朝八年

告老弃身茨宇永絕榮祿宜給本官秩俸以終餘年

梁書曰賀琛字國寶遷員外散騎常侍舊尚書南座無貂貂自琛始也

通直散騎常侍

陶氏職官要錄曰晉太始十年詔東平王楙為員外常侍通直殿中與散騎常侍通直通直之號蓋自此始也

朱鳳晉書曰左軍陳與騫之子以父老求去職宿衛不宜曠詔以為通直常侍

宋書曰通直散騎常侍員四人魏末散騎常侍又有在員外晉武帝使二人與散騎常侍通員直故謂之通直散騎常侍晉江左置四人

梁書曰鮑泉嘗乘高幃車從數十左右繖蓋服玩甚精道逢國子祭酒王承承疑非舊貫遣訪之泉從者荅曰鮑通

直承惟焉復欲辱之遣通車問鮑通直復是何許人而得如此都下少年遂爲口實見尙豪華人相戲曰鮑通直復是何許人而得如此以之爲笑謔

北齊書曰張景仁除通直散騎常侍及奏御筆點通直字遂爲正常侍也

隋書曰許善心加通直散騎常侍聘於隋遇高祖伐陳禮成而不獲反命累表請辭上不許留繫賓館及陳亡高祖遣使告之善心素服號哭於西階之下藉草東向經三日勅書唁焉明日有詔就館拜通直散騎常侍賜衣一襲善心哭盡哀入房改服復出北面立垂涕再拜受詔明日乃朝伏泣於殿下悲不能興上顧左右曰我平陳國唯獲此人既能懷其舊君即是我誠臣也勅以本官直門下省賜物千段馬二十疋

散騎侍郎

魏志曰文帝延康元年置散騎常侍侍郎各四人

又曰鍾敏字雅叔年十四爲散騎侍郎機捷談笑有父之風

魏略曰孟康字公休安平人黃初中以於郭后有外屬并受九親賜拜遂轉爲散騎常侍是時散騎皆以高才英儒充其選而康獨緣妃嬪雜在其間故于時皆共輕之號爲阿九康旣才敏因在冗官博讀書傳後遂有所彈駁其文義雅而切要衆人乃更加意

晉陽秋曰荀顛字景倩帝見而奇之曰荀令君子也擢拜散騎侍郎

干寶晉紀曰處士馮恢志行過人以爲散騎侍郎張華曰臣請觀之若不見臣上也見而有傲世之容次也敬而爲

賓主者固俗土也及華至恢待之恭於是時人少之
唐書曰高祖初平長安拜舞人安叱奴爲散騎侍郎既在
朝列咸陪遊宴禮部尚書李綱諫曰臣案周禮均工樂胥
不得預於士伍雖復才如子野妙等師襄皆終身繼世不
易其業故魏武帝欲使襮衡擊鼓先解朝服露體而擊之
問其故對曰不敢以先王法服而爲伶人之衣也唯齊末
高緯封曹妙達爲王安馬駒爲開府有國家者以爲躬監
今新定天下開太平之基起義功素行賞未遍高才碩學
猶滯草萊而先令舞胡致位五品鳴玉曳組趨馳廊廟故
非創規模貽子孫之道也高祖不納
栢氏家傳曰延康元年初置散騎之官皆選親舊文武之
才以爲賓宴之臣遷栢範爲散騎侍郎
陶氏職官要錄曰案漢初有騎郎常侍有資者得爲騎郎

資滿五萬爲常侍郎張釋之以資爲常侍郎蓋此官也
華嶠譜敘曰華歆有三子表字偉容年二十餘爲散騎侍
郎時同寮諸郎共平尚書事少並厲鋒氣要名譽尚書事
至或有不便故遺漏不視及傳書者去即深文論駁唯表
不然事有不便輒與尚書共論盡其意主者固執不得已
然後共奏司空陳恭等以此稱之

員外散騎侍郎

晉起居注曰大康四年詔曰今以前司空從事中郎盧諶
爲散騎侍郎在員外
晉中興書曰苻堅青州刺史苻朗降烈宗詔曰朗深識逆
順望風歸化旣嘉此誠亦簡其才可員外散騎侍郎并賜
給之
宋書曰員外散騎侍郎置無員

後魏書曰梁三益字敬安於南陽內附高祖與語善之曰
三益三益殊不亞拜負外散騎侍郎

通直散騎侍郎

晉大興元年起居注置通直散騎侍郎四人

沈約宋書曰晉元帝使負外散騎侍郎二人與散騎通直
故謂之通直散騎侍郎

後魏書曰李瑾字道瑜美容兒頗有文才遷通直散騎侍
郎與黃門王遵業尚書郎盧觀典脩儀注臨准王式謂瑾
等三儔共掌帝儀可謂舅甥之國王盧即瑾之外兄也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二十四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二十五

職官部二十三

御史大夫

御史大夫

御史中丞上

六典曰御史大夫之職掌邦國刑憲典章以肅正朝列中
丞為之貳凡天下之人有稱寃而無告者與三司詰之三司即御史大夫中書門下也凡中外百寮之事應彈劾者御史言於大夫
大事則方幅奏彈之小事但署名而已
漢書公卿表曰御史大夫秦官也應劭曰侍御之率故稱
大夫

史記曰趙堯者少為符璽御史趙人方興公謂御史大夫
周昌曰君之吏趙堯年雖少奇士也君必異之且代君位
昌笑曰堯刀筆吏何能至是乎居頃之堯侍高祖獨不樂

悲歌羣臣不知所以然堯進問陛下所悲者非爲趙王年少而戚夫人與呂后有隙萬歲之後而趙王不能自全乎高祖曰然吾私憂之不知所出堯曰陛下獨宜爲趙王置強相呂后太子及群臣所素敬憚者乃可高祖曰然誰可堯曰御史大夫周昌其人堅忍質直且呂后太子及大臣皆敬憚之獨昌可高祖乃召周昌謂之曰吾欲固煩公公強爲我相趙昌泣曰臣初起從陛下獨柰何中道而棄之於諸侯高祖曰吾極知其左遷君私憂趙念非公母可者於是徙昌爲趙王相旣行高祖持御史大夫印弄之曰誰可以爲御史大夫者熟視趙堯曰毋以易堯遂拜堯御史大夫

漢書曰元帝時琅琊貢禹爲御史大夫而華陰守承嘉上封事言治道在於得賢御史之官宰相之副九卿之右不

可不選平陵朱雲兼資文武中正有智略可使以六百石秩試守御史大夫盡其能

又曰朱博爲御史大夫府史舍百餘區井泉俱竭又其府中列柏樹常有野鳥數千棲其上晨去暮來號曰朝夕鳥後去不來者數月長老異之果廢焉

又曰汲黯謂上曰公孫弘位在三公奉祿甚多然爲布被此詐也上問弘弘謝曰有之夫三公爲布被誠飾詐以釣名今臣弘位爲御史大夫九卿以下無差誠如黯言

又曰公孫弘爲御史大夫時又東置滄海北置朔方之郡弘諫以爲罷弊中國以奉無用之地願罷滄海專奉朔方上許之

又曰張湯爲御史大夫舞文巧詆以輔法

又曰張歐爲御史大夫上具獄事可却却之不可者不得

已而爲之涕泣對之其愛人若此年老請免天子亦寵以
上大夫祿歸老于家

又曰杜周爲御史大夫後周子延年又爲御史大夫以居
父官府不敢當舊位坐卧皆易其處

又曰倪寬爲御史大夫以稱意任職故久無所匡諫官屬
易之

又曰張湯爲御史大夫每朝奏事語國用日旰天子忘食
丞相充位而已

又曰晁錯遷御史大夫請諸侯之罪過則削其地奏上上
令公卿列侯宗室集議莫敢難錯獨竇嬰爭之由此與嬰
有隙

又曰哀帝建平二年朱博奏請罷大司空以御史大夫爲
百僚師帝從之

又曰梁相褚大通五經爲博士倪寬爲弟子及御史大夫
致徵緒大大自以爲得御史大夫至雒陽聞寬爲大夫褚
大笑及至與寬議封禪於上前大不能及退而服曰上誠
知之

漢書百官志曰御史大夫秦官位上卿銀印青綬掌副丞
相事

漢雜記事曰故事上書爲二封其一曰副領尚書者先發
之有不善屏去不奏魏相爲御史大夫奏去副封以防擁
蔽

漢舊儀曰御史大夫寺在司馬門內門無塾門署用梓板
不起郭邑題曰御史大夫寺

北齊楊楞伽鄴都故事云御史臺在宮闕西南其門北開
取冬殺之義也

唐書曰韋挺太宗嘗謂挺曰卿之任御史大夫獨朕意耳左右大臣無爲卿地者卿勉之哉

又曰薛謙光拜御史大夫時僧惠範恃太平公主權勢逼奪百姓店肆州縣不能理謙光將加彈奏或請寢之謙光曰憲臺理寃彈何所迴避朝彈暮黜亦可矣遂與殿中慕容珣奏彈之

又曰韋思謙除右肅政大夫遂坐受拜或以爲言謙曰國家班列自有等差奈何以姑息爲事

又曰崔隱甫爲大夫一切督責之事無大小悉令諮決稍有忤意列上其罪前後貶黜者過半羣僚側目上常謂曰卿爲大夫深副朕所委

又曰肅宗幸靈武李峴應召至行在拜扶風郡太守兼御史大夫既收京師拜禮部尚書守京兆尹復兼御史大夫

時峴兄岨爲戶部尚書兼成都尹乾元初玄宗還京岨自蜀至又兼御史大夫兄弟俱判臺事自國初以來兄弟並拜大夫未有其比時長安士庶皆賦美之

又曰崔縱勸李懷光西至奉天加右庶子充使無幾拜京兆尹兼御史大夫數奏懷光剛愎反覆宜陰備之及幸梁州左右或短之曰縱素善懷光必不來矣上曰他人不知縱吾可保不數日縱至拜御史大夫

又曰李元素徵拜御史大夫大夫自貞元中位缺久難其人至是元素以名望召拜中外聳聽及居位一無修舉但規求作相久之寢不得志見客必曰無以某官散相踈也見屬官必先拜脂韋在列大失人情

又曰李景讓轉御史大夫景讓慷慨有大志事母以孝聞正色立朝言無避忌時宣宗皇舅鄭光卒詔贈司徒罷朝

三景讓曰國舅雖親朝典有素無容過越乃上言曰鄭
光是陛下親舅外族之愛誠軫聖心況皇太后哀切之時
以輟朝之數比於親王公主卽前例所無縱有亦不可施
用何者先王制禮所貴防微大凡人情於外族則深於宗
屬則薄所以先王制禮割愛厚親士庶猶然況當萬乘親
王公主宗屬也舅氏外族也今朝廷公卿以至庶人據開
元禮外祖父母及親舅喪止服小功五月若親伯叔親兄
弟卽服齊縗周年所以踈其外而密於內也有天下者尤
不可使外戚強盛故西漢有呂氏之侈幾滅劉氏國朝有
則天之篡殆革唐命蓋非一朝一夕其所由來漸也今鄭
光輟朝日數與親王公主同設使陛下速改詔命輟朝一
日或兩日示其昇降有差恩禮無僭使四方見陛下欽明

之德青史傳陛下制度之文垂之百王永播芳烈臣愚不
肖謬竊恩私實願陛下處於堯舜之上羲軒之列所以甘
心鼎鑊伏進危言優詔報之乃罷朝兩日
又曰田令孜軍敗沙陁逼京師帝移幸鳳翔邠帥朱玫引
兵來迎駕令孜挾帝幸山南時中夜出幸百官不及扈從
而隨駕者黃門衛士數百人而已帝駐寶雞候館詔授孔
緯御史大夫遣中使傳詔令緯率百寮赴行在時京師急
變從駕官屬至蓋屋並爲亂兵所剽資裝殆盡緯承令見
宰相論事蕭遣以田令孜在帝左右意不欲行辭疾不見
緯遣臺吏促百官上路皆以袍笏不具爲詞緯無如之何
乃召三院御史謂之曰吾輩世荷國恩身居憲秩雖六駢
奔迫而咫尺天顏累詔追徵皆無承稟非臣子之義也凡
布衣交舊緩急猶相救卹况在君親策名委質安可背耶

言竟泣下三院曰夫豈不懷但盤屋剽剥之餘丐食不給
今若首途聊營一日之費俟信宿繼行可也緯拂衣而起
曰吾妻危疾且不保夕丈夫豈以妻子之故忽君父之急
耶公輩善自爲謀吾行決矣即日見李昌符告曰主上再
有詔命令促百寮前進觀群公之意未有發期僕忝憲闈
不宜居後道途多梗明公幸假五十騎送至陳倉昌符嘉
之謂緯曰路無頓遞裹糧辨耶乃送錢五十緡令騎士援
緯達散關緯知朱玫必蓄異志奏曰關城小邑不足以駐
六師請速幸梁州翌日車駕離陳倉纔入關而郿岐之兵
圍寶雞攻散關徵緯之言幾危矣
五代史後唐書曰天成元年夏六月以李琪爲御史大夫
自後不復除
通典曰漢御史大夫副丞相事若今之同平章及參知機

務之類所以漢書云薛貢韋匡迭爲宰相薛宣韋賢匡衡
則是丞相而貢禹但爲御史大夫
又曰武后時改御史臺爲肅政臺凡置左右肅政二臺別
置大夫中丞各一人侍御史殿中監察各二十人
漢武帝集曰武帝作柏梁臺詔羣臣二千石有能爲七言
詩者乃得上坐御史大夫倪寬曰刀筆之吏臣執之
唐中宗授楊再思檢校左臺大夫制曰避車要秩非德靡
升專席雄班惟賢是屬侍中楊再思衣冠舊齒廊廟宏材
寒暑不易其心始終弗虧其度在明時而有立居暗室以
無欺投水陳謨邁漢朝之三傑霑砂作相掩虞日之五臣
森乎抱松柏之心凜若負冰霜之氣佇因獻替兼肅權豪
宜分務於鸞扃俾効能於烏署
又蘇瑯授右臺大夫制曰烏臺峻秩望愍鐵冠蒼珮崇班

威高石室誠副相之榮級實次卿之通任前岐州蘇珣詞
吞楚澤量湛黃陂既光大厦之材堪入巨川之用西京展
驥道掩題輿右輔憑熊風超露冕朱帷霧撤初停州縣之
勞白簡霜凝宜屏權豪之氣

御史中丞上

韋昭辨釋名曰御史中丞居中丞相者也辨云此中丞自
御史大夫下丞有二其一別居殿中舉不法故曰中丞
周禮曰周官小宰之職常建邦之官刑以理王宮政令凡
宮之糾禁注曰若漢之御史中丞

史記曰臧宜爲御史及中丞者幾三十年以微文深詆殺
者甚衆稱爲敢決

漢書曰陳咸字子康沛郡人爲中丞摠領州郡奏事課第
諸刺史執法殿中公卿已下皆敬憚之

又曰薛宣字貢君爲中丞執法殿中外摠部刺史郡國二
千石所貶退稱進白黑分明由是知名

又曰中丞有石室以藏祕書圖讖之屬以其居殿中故曰
中丞

又曰張湯爲御史大夫丞上請造白金與五銖錢籠天下
鹽鐵排富商大賈

東觀漢記曰樊准字幼陵爲御史中丞舉正非法百僚震
悚

又曰宣秉建武元年拜御史中丞上特詔御史中丞與司
隸校尉尚書令會同並專席而坐故京師號曰三獨坐
後魏書曰高恭之字道穆爲御史中丞帝姊壽陽公主行
犯清路執赤棒卒呵之不止道穆令卒棒破其車公主深
以爲恨泣以訴帝帝謂主曰高中尉清直之人彼所行者

公事豈可以私恨責之耶道穆後見帝帝曰一日家姊行路相犯極以爲愧道穆免冠謝曰臣蒙陛下恩奉陛下法不敢獨於公主虧朝廷典章
謝承後漢書曰陳謙字伯讓拜御史中丞執憲奉法多所糾正爲百僚所敬尚書選舉序位旌賢常諮問謙自陳蕃雖尊爲宰相論議褒貶每往質疑皆服其清識高亮
後漢書曰馬嚴字威卿拜御史中丞賜冠幘衣服車馬嚴舉劾案章申明舊典奉法按舉無所迴避百寮憚之
漢官儀曰御史中丞二人本御史大夫之丞其一別在殿中兼典蘭臺祕書外督部刺史內領侍御史受公卿章奏糾察百僚
漢舊儀曰御史中丞督司隸司隸督司直司直督刺史刺史督二千石以下

漢官解詁注曰建武以來省御史大夫官屬入侍蘭臺蘭臺有十五人特置中丞一人以揔之此官得舉非法其權次尚書

魏志曰鮑勛字叔業黃初四年尚書令陳羣僕射司馬宣王並舉勛爲官正官正卽御史中丞也帝不得已而用之百寮嚴憚罔不肅然
魏氏春秋曰故事御史大夫與洛陽令相遇則分路而行以士主多逐捕不欲稽留也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二十五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二十五
職官部二十四
御史中丞下
持書侍御史
晉書曰熊遠字孝文遷御史中丞中宗每歎其公忠謂遠曰卿在朝政正色不苟柔吐剛忠亮至勁可謂王臣又曰庾峻字山甫為御史中丞優而不尅又曰周處字子隱為御史中丞奏征虜將軍石崇大將軍梁王彤等正繩直筆權豪震肅又曰劉暉他昆反字長升兼中丞奏免尚書僕射等十餘人朝廷嘉之遂以即真謝靈運晉書曰漢官尚書為中臺御史為憲臺謁者為外臺是為三臺自漢罷御史大夫而憲臺猶置以丞為臺主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二十六

職官部二十四

御史中丞下

御史中丞下

持書侍御史

晉書曰熊遠字孝文遷御史中丞中宗每歎其公忠謂遠曰卿在朝政正色不苟柔吐剛忠亮至勁可謂王臣又曰庾峻字山甫為御史中丞優而不尅又曰周處字子隱為御史中丞奏征虜將軍石崇大將軍梁王彤等正繩直筆權豪震肅又曰劉暉他昆反字長升兼中丞奏免尚書僕射等十餘人朝廷嘉之遂以即真謝靈運晉書曰漢官尚書為中臺御史為憲臺謁者為外臺是為三臺自漢罷御史大夫而憲臺猶置以丞為臺主

中丞是也

晉中興書曰譙王恬字元逾音俞為御史中丞值海西公廢
太宗卽位未解嚴大司馬栢溫屯中堂夜吹警角恬奏劾
溫大不敬請理罪明日溫見奏事歎曰此兒乃敢彈我真
可畏也

又曰熊遠遷御史中丞尚書郎盧綝入直逢尚書刀協於
大司馬門外協醉使綝避之綝以當直不肯迴協令人牽
綝墮馬至協車前而後釋遠奏請免協官詔令白衣領職
又曰劉瑀音雨遷御史中丞瑀氣尚人為憲司甚得志彈蕭
惠開云非才非望非勳非地彈王僧遠云廕籍高華人品
冗末朝士莫不畏其筆端

又曰蕭惠開拜御史中丞世祖與劉季之詔曰今以蕭惠
開為憲司翼當稱職但往一服額已自殊有所震及在任

百寮畏憚之八年入為侍中詔曰惠開前任憲奉法直繩
不阿權戚朕甚嘉之可更授御史中丞

又曰鄭鮮之遷御史中丞明憲直繩甚司得直之體外甥
毅權重當時朝廷莫不歸附鮮之盡心高祖獨不屈意毅
甚恨焉

又曰荀伯子為御史中丞莅職勤恪有匪躬之稱立朝正
色內外憚之凡所奏劾莫不深相呵毀或延及祖宗其言
切直又頗雜嘲戲故世人以此非之
齊書曰王僧虔遷御史中丞甲族由來多不居憲職王氏
分枝居烏衣者位官微減僧虔為此官乃曰此是烏衣諸
郎坐處我亦可試為耳

又曰江淹為御史中丞明帝作相謂淹曰君昔在尚書中
非公事不妄行在官寬猛能折衷今為南司足以震肅百

寮也淹日今日之事可謂當官而行吏恐不足仰稱明旨耳於是彈中書令謝朓音斐司徒左長史王績音蓄護軍長史庾弘遠並以託疾不預山陵公事又奏收前益州刺史劉峻梁州刺史陰智伯並贓貨巨萬輒收付廷尉臨海太守沈昭略永嘉太守庾曇隆及諸郡二千石并大縣官長多被劾內外肅然明帝謂曰自宋已來不復有嚴明中丞君今日可謂近世獨步

梁書曰樂藹遷御史中丞初藹發江陵無故於舡得八車輻如中丞健步避道者至是果遷焉又曰王僧孺兼御史中丞僧孺幼貧其母鬻紗布以自業攜僧孺至市道遇中丞鹵簿驅迫墜溝中及是拜日引騶清道悲感不自勝頃之即真後魏書曰李彪爲中尉號爲嚴酷以姦款難得乃爲木手

擊其脇腋氣絕而後屬者時有汾州叛胡得其兇渠皆鞭面煞之及彪之病也體上瘡潰痛毒備極

又曰李彪遷御史中尉彪爲高祖所寵性又剛直遂多所彈糾遠近畏之豪右屏氣高祖嘗呼爲李生又從容謂群臣曰吾之有李生猶漢之有汲黯

北齊書曰齊王高澄用崔暹爲御史中尉宋遊道爲尚書左丞謂之曰卿一人處南臺一人處北省當使天下肅然又曰琅琊王儼字仁威武成第三子累爲御史中丞魏氏制中丞出清道與皇太子分路行王公皆逕住車去牛頓車於地以待中丞過其或違遲則赤棒棒之自都鄴後此儀寢絕武成欲雄寵儼乃使一依舊制初從北宮出將上宮丞凡京畿步騎領軍之官屬中丞之威儀司徒之鹵簿莫不畢備時儼惣領四職帝與胡后在華林園東門外張

幕隔青紗步障觀之遣中使驟馬趣仗不得入自言奉勅赤棒應聲碎其鞍馬驚人墜帝大笑以爲善更勅令駐車傳語良久觀者傾京邑

陳書曰徐陵除散騎常侍御史中丞時安成王爲司空以帝弟之尊勢傾朝野直兵鮑僧叡假王威權抑塞辭訟大臣莫敢言者陵聞之乃爲奏彈導從南臺官屬引奏案而入世祖見陵服章嚴肅若不可犯爲斂容正色坐陵進讀奏狀時安成王殿上侍立仰視世祖流汗失色陵遣殿中御史引王下殿遂劾免侍中中書監自此朝廷肅然

隋書曰後魏延昌中王顯有寵於宣武御史中丞請革選御史此後踵其事每一殿中更置御史自開皇後始自吏部選用依舊入直禁中

唐書官品志曰中丞一人掌督司百僚皇太子已下其在

宮門行馬內違法者皆糺彈之雖在行馬外而監司不糺亦得奏之專道而行逢尚書丞郎亦得停駐

又曰張易之縱恣益橫嘗私引相工李弘泰占吉凶言涉不順御史中丞宋璟音同請窮究其狀武太后曰易之等已

上聞璟曰謀反大逆無容首免易之等分外承恩臣知言出禍從然義激於心雖死不恨太后不悅內史姚壽音孰恐

忤旨遽宣勅令出璟曰天顏咫尺親奉德音不煩宰相擅宣王命太后意解及收易之等就獄尋詔原之命就宅謝罪璟拒而不見曰公事當公言之若私見法無私也

又曰御史中丞姚庭筠奏稱律令格式懸之象魏奉而行之事無不理比見諸司寮案不能遵守章程事無大小皆悉聞奏臣聞爲君者任臣爲臣者奉法故云汝爲君目將司明也則知萬機務綜不可徧覽也所以設官分職者委

任責成百工惟時以成垂拱之化比者或修一水隄或伐一枯木並皆上聞旒扈取斷宸衷豈代天理物至公之道也自今已後若緣軍國大事及牒式無文者任奏取進旨自餘據章程合行者各令准法處分其故生疑滯致有稽失者請令御史隨事糾彈上從之

又曰盧奕懷慎之少子也與兄奐音喚齊名天寶十一年爲御史中丞始懷慎及奐並爲此官父子三人爲中丞清節不易時人美之

又曰齊映爲御史中丞從德宗幸梁州每遇險映嘗執轡會上馬驚跳奔益甚上懼傷映令捨轡映堅執久之乃止問其故對曰馬奔隄音弟不過傷臣如捨之或犯清塵雖臣萬死何以塞責上嘉歎無已

又曰御史中丞武元衡奏貞元二年御史中丞竇參所奏

凡諸使兼憲官者除元帥都統節度觀察都團練防禦等使餘並在本官之位其後蘇弁音卞于頔音狄以度支郎中兼御史中丞鄧求以易州刺史兼御史大夫皆奉進旨令在同類之上伏以前後異同遵守不一臣謹議伏請自今常參官兼御史大夫中丞者惟檢校省官立在本品同類之上從之

又曰元和中御史中丞王播奏監察御史舊例在任二十五月轉准具員不加今請仍舊殿中侍御史舊例在任十一月轉准具員加至十八月今請減至十五日侍御史舊例在任六月轉准具員加至十三月今請減至十月從之又曰文宗開成初中丞狄兼謩謝官上曰御史中丞朝廷紀綱一臺理則朝廷理則天下理無曠厥職兼謩奏曰凡天下有礙法不得中道事臣盡得以彈奏上曰大

抵以願望畏忌爲心者自失職業卿梁公之後將嗣家聲不可不留意

又曰文宗謂宰臣曰丁居晦作中丞何如因悉數大臣而品第之歎曰宋申錫堪任此官惜哉

又曰牛僧孺可爲大夫宰臣鄭覃曰頃爲中丞未嘗搏擊恐無風望上曰不然鸞鳳與鷹隼事異

又曰居晦作此官朕曾以時諺謂杜甫李白輩爲四絕問居晦曰此非君上要知之事實以此記得居晦今所以擢爲中丞

又曰會昌元年中書門下奏御史中丞爲大夫之貳緣大夫秩崇官不常置中丞常爲憲臺之長今寺監少卿少監司業少尹並爲寺置之貳皆爲四品中丞官名至重見秩未崇望升爲從四品從之

又曰薛存誠爲給事中瓊林庫使奏召工徒太廣存誠以爲此皆姦人竄名以避征徭不可許咸陽尉表儋都甘切與

軍鎮相競軍人無理遂肆侵誣儋反受罰二勅繼至存誠皆執之上聞甚悅命中使嘉勞由是選拜御史中丞

又曰孔緯爲御史中丞緯器志方雅嫉惡如讎旣摠憲綱中外不繩而自肅

又曰盧坦爲御史中丞裴均爲僕射左班踰位請退之均不受坦曰姚南仲爲僕射例如此均曰南仲何人坦曰南仲是守正而不交權倖者尋罷爲右庶子時人歸咎於均三國典略曰梁張綰字孝卿雍州刺史績之第也梁主策其百事綰對闕其六乃號爲百六公常爲御史中丞兄績爲僕射元日朝會及百司就列兄弟並導騶兩塗前世未有時人榮之

崔鴻十六國春秋前□錄曰段凱驍勇善射好讀書爲御史中丞明筆直繩無所阿避號曰老虎
傅咸集奏曰司隸中丞得糺太子而不得糺尚書臣所未譬朝廷無以易之○梅陶自敘曰余居中丞曾以法鞭皇太子傳親友莫不致諫余笑而應之堂高由陛下太子所以崇於上由吾奉王者法吾豈枉道曲媚後皇太子特見延請賜以請讌禮之如師○表淑謝中丞章曰竊惟此職昭贊實預損益必須廉明威正刺骨窮文使權家勳族不敢藉強而侮物戚門右姓不得稱雄以掩衆昔傅咸卧治僚辟敢懼孫寶移疾卿尹皆怠

持書侍御史

漢書曰宣皇帝元鳳中路溫舒上書宜尚德緩刑帝深采覽之季秋後讞魚列反又音獻時帝幸宣室齋宮而決事命侍御

史二人持書遂置持書御史

通典曰御史中丞舊持書御史也

國諱改焉後歷代皆同

風俗通曰頃者廷尉多墻面而苟充茲位持書侍御史不復平議讞當糺紛豈一事哉里語曰縣官漫漫冤死者半後漢書曰蔡邕以侍御史轉持書御史遷尚書三日之間周遷三臺

續漢書百官志曰持書御史秩百石掌選明法律者爲之天下疑獄以法律讞是非糺六品已下相帝以後不治獄充位而已

魏志曰王觀字偉臺東郡廩丘人也明帝幸許昌召觀爲治音持下同書侍御史典行臺獄時多有倉卒喜怒而觀不阿意順旨

晉書曰杜預爲鎮南入辭口啓陳壽史才通博宜補黃散

太平御覽 卷一百一十六
也黃黃門侍郎散騎常侍上曰壽可作治書否預對曰唯在聖詔即手詔用之

又曰太始四年置黃沙獄持書御史一人秩與中丞同掌詔獄及廷尉不當皆理之
梁書曰謝幾卿天監初除征虜鄱陽王記室尚書三公侍郎尋爲侍御史舊郎官轉爲此職者世謂爲南奔幾卿頗失志多陳疾臺事略不復理徒爲散騎侍郎
後魏書曰高道悅拜治書御史正己當官亡憚強禦奏舉任城王澄等免官高祖詔褒美之

隋書曰柳彧遷治書侍御史于時刺史多任武將類不稱職彧上表曰方今天下太平四海清謐共治百姓須任其才昔漢光武一代明哲超自布衣備知情僞與二十八將披荆棘定天下及功成之後無所職任伏見詔書以上柱

國和于子爲杞州刺史其人年垂八十鍾鳴漏盡前任趙州閣於職務政由群小賄賂公行百姓吁嗟謠謠滿道乃云老禾不早殺餘種穢良田古人有云耕當問奴織當問婢此言各有所能也于子弓馬武用是其所長治民莅職非其所解至尊思治無忘興寢如謂優老尚年自可厚賜金帛若令刺舉所損殊大臣死而後已敢不竭誠上善之于子晉免
又曰梁毗爲持書侍御史時京師饑上令禁酒劉昉使妾任任縱屋當鑪酤酒毗劾奏昉曰臣聞處貴則戒之以奢持滿則守之以約昉既位列郡公秩高庶尹縻爵稍久厚祿已淹正當戒滿歸盈監斯止足何乃規麴蘖之潤競錐刀之末身昵酒徒家爲逋藪若不糺繩何以肅厲有詔不治昉鬱鬱不得志

又曰柳或爲治書御史右僕射楊素當塗顯貴百寮懼憚無敢忤者嘗以少譴勅送南臺素恃貴坐或牀或從外來見素如此於階下端笏整容謂素曰奉勅治公之罪素遽下或據案而坐立素於廷辯詰事狀素由是銜之唐書曰孫伏伽初以三事上諫高祖大悅擢拜治書侍御史兼賜帛三百疋時軍國多事賦斂繁重伏伽屢奏請改革舊政高祖並納之因謂裴寂曰隋末無道上下相蒙主則驕矜臣唯諂佞上不聞過下不盡忠使社稷傾危身死正夫之手朕撥亂反正志在安人平亂任武臣官方委文吏庶得各展器能以匡不逮此每虚心接待冀聞讜言然惟李綱差盡忠款孫伏伽可謂誠直餘人猶踵弊風俛首而已豈朕所望哉

江總贈孔中丞詩曰我行五嶺表辭鄉二十年聞鷲欲動

詠披霧卽依然疇昔同寮案今隨年代改借問藏書處唯君故人在故人名官高清簡肅權豪誰知懷九歎徒然泣

二毛

傅咸御史中丞箴敘曰百官之箴以箴王闕余承先君之蹤竊位憲臺懼有忝累垂翼之責且造斯箴以自勗勵不云自箴而云御史中丞箴者凡爲御史中丞欲通以箴之也詞曰煌煌天文衆星是環爰立執法其暉有煥執憲之綱秉國之憲鷹揚虎視肅清違慢蹇蹇匪躬是曰王臣旣直其道奚顧其身身之不顧孰有弗震邦國若否惟仲山甫是明焉用彼相莫扶其傾淮南構逆實憚汲生赫赫有國可無忠貞憂責有在繩亦必直良農耘穢勿使能植無禮是逐安惜翅翼嗟爾庶寮各敬乃職無爲罰先無怙厥力怨及明友無慙于色得罪天子內省有愆音區是用作

漢官儀侍臣下曰侍御史秦官也案問有御史掌邦國鄙及萬民之治今以贊冢宰

應劭漢官儀曰侍御史周官也爲柱下史冠一名曰柱後以鐵爲之言其審固不撓也或說古有獬豸獸主觸邪佞故執憲者以其角形爲冠耳余覽秦事云始皇滅楚以其君冠賜御史漢興襲秦因而不改

漢舊儀曰御史貳四十五人皆是六百石其十五人衣絳給事殿中爲御史宿盧在石渠門外二人尚璽四人持書給事二人持前中丞一人領餘三十人留寺理百官事也史記曰趙禹者鄙人武帝卽位禹以刀筆吏積勞遷爲侍御史與張湯論定律令

又曰下杜人程懇爲御史得罪始皇幽繫雲陽十年從獄中作大篆少者增益多者損減方者使負負者使方奏之

始皇善之出爲御史

又曰張蒼好曆舊秦時爲御史主柱下方書

漢書曰江充拜直指繡衣使督三輔盜賊禁察踰侈時近臣多奢僭充皆舉劾請沒入車馬令身從北軍擊匈奴奏聞貴戚惶恐

又曰王駕字翁孺武帝時爲繡衣御史逐捕羣盜皆縱而不誅

又曰嚴延年遷御史劾霍光專廢立

東觀漢記曰陳寵曾祖父咸哀平閒以明律爲侍御史王莽篡位父子相將歸鄉里閉門不出乃收家中律令文書壁藏之以俟聖主咸常戒子孫爲人議法當依輕雖有百金之利無與人重

後漢書曰栢典爲侍御史執政無所避常乘驄馬京師畏

之語曰行行且止避驄馬御史
又曰杜詩爲御史安集洛陽時將軍蕭廣放縱兵士暴橫
民間百姓惶擾詩勅曉不改遂格殺廣還以狀聞世祖召
見賜以棨戟焉
又曰李恂拜侍御史持節使幽州宣布恩澤慰撫北狄所
過皆圖寫山川屯田聚落百餘卷悉封奏上肅宗嘉之
又曰光武聞杜林還三輔乃徵拜侍御史引見問以經書
故舊及西州事甚悅之賜以車馬衣被
又曰陳翔字子麟拜侍御史元日朝賀大將軍梁冀威儀
不整翔奏請收冀理罪時人奇之
又曰楊秉字叔節拜侍御史京畿咸稱其宰相之才
又曰譙玄爲繡衣使者持節分行天下觀覽風俗所至專
行誅賞

續後漢書曰种音中屬字景伯順帝時爲侍御史監護太子
承光宮中常侍高梵受勅迎太子不齋詔書以衣車載太
子欲出太子太傅高褒不知所以力不能止開門臨去屬
至橫劔當車曰御史受詔監護太子太子國之儲副人命
所繫常侍來無一尺詔書安知非挾姦耶今日之事有死
而已梵不敢爭
又曰張綱字文紀遷侍御史漢初遣八使巡行風俗八使
同日拜謂之八彥皆宿儒要位唯綱年少官微受命各之
所部而綱獨埋車輪於洛陽都亭曰豺狼當路安問狐狸
遂奏大將軍梁冀兄弟罪惡京師震悚
魏志曰表紹字本初有姿兒威容能折節下士士多附之
太祖少與交以大將軍掾爲侍御史
又曰帝嘗大會殿中御史簪白筆側階而坐上問左右此

爲何官何主左右不對辛毗曰此謂御史舊時簪筆以奏
不法今者直備官但珥筆耳

吳志曰呂岱親近吳都徐原慷慨有才志岱知其可成賜
巾幘古侯切與共言論後遂薦拔官至侍御史原性忠壯

好直言岱時有得失原輒諫爭又公論之人或以告岱岱
笑是我所以貴德淵德淵者也及原死岱哭之甚哀日德

淵呂岱之益友今不幸岱復於何聞過談者美之
又曰張紘字子綱廣陵人也孫策遣紘奏章至許宮留爲

侍御史少府孔融等皆與觀善
又曰朱據字子範吳郡人也補侍御史是時選曹尚書暨

豔疾貪污在位欲沙汰之據以爲天下未定宜以功覆過
弃瑕取用舉清勵濁足以沮勸若一時貶黜懼有後咎豔

不聽卒敗

晉書曰庾峻字山甫長安大獄久不決轉峻御史往斷朝

野稱當

又曰劉毅子暉它昆正直有父風爲侍御史庫失火尚書

郭彭率百人自衛而不救火暉正色詰之彭怒曰我能截

卿角也暉勃然謂彭曰君何時敢恃寵作威作福天子法

冠而欲截角呼命紙筆奏之彭伏不敢言衆人皆釋乃止

隋書曰柳調轉侍御史左僕射楊素嘗於朝堂見調因獨

言曰柳調通體弱獨搖不須風調斂板正色曰調信無取
者公不當以爲侍御史調信有可取不應發此言公當具
瞻之秋樞機何可輕發素甚奇之
又曰游元爲侍御史奉使於黎陽督運會楊玄感作逆乃
謂元曰獨夫肆虐天下士大夫肝腦塗地以陷身絕域之
所軍糧斷絕此亦天亡之時我今親率義兵誅無道卿意

如何元正色荅曰尊公荷國寵靈功參佐命高官重祿近古莫儔公之兄弟青紫交映當謂竭誠盡節上荅鴻恩豈意墳土未乾親圖反噬深為明公不取願思禍福之端僕有死而已不敢聞命玄感怒而囚之屢脅以兵竟不屈節於是害之

又曰陳孝意大業初為魯郡司法書佐郡內號為廉平太守蘇威嘗欲殺一囚孝意固諫至於再三威不許孝意因解衣請先受死良久威意乃解謝遣之漸加禮敬及威為納言奏孝意侍御史

又曰獬豸冠案禮圖曰法冠也一日柱後惠文如淳注漢官云惠蟬也細如蟬翼今御史服之禮圖也

又曰獬豸冠高五寸秦制也法官服之案董巴志云獬豸神羊也蔡邕云如麟一角應劭曰古有此獸主觸不直故

執憲者為冠以象之秦滅楚以其君冠賜御史

唐書李素立丁憂高祖令所司奪情授七品清要官所司權擬雍州刺史錄參軍高祖曰此官要而不清又擬祕書郎高祖曰此官清而不要遂擢授侍御史

又曰柳範為侍御史時吳王恪好畋獵損居人範奏彈之太宗因謂侍臣曰權萬紀事我兒不能匡正其罪合死範進曰房玄齡事陛下猶不能諫止畋獵豈可獨罪萬紀太宗大怒拂衣而去久之獨引範曰何得逆折我範曰臣聞主聖臣直陛下仁明臣敢不盡愚直太宗意乃解

又曰高宗嘗問羣臣求可為御史者僉舉萬年尉楊子_{其名}居數月復問之羣臣又舉焉上曰吾聞斯人常褻服居公堂視事其可為準繩司乎由是百司羣僚必表而視事又曰乾封中韋仁約除侍御史與公卿相見未嘗行拜禮

或勉之仁約曰鵬鵠鷹鸞豈衆禽之偶奈何設拜以狎之且耳目之官故當特立乃曰御史銜命出使不能動搖山岳震懾州縣誠曠職耳

又曰賈言忠河南洛陽人也乾封中爲侍御史時朝廷有事遼東言忠奉使往支軍糧及還高宗問以軍事言忠盡其山川地勢具陳遼東可平之狀高宗悅又問諸將優劣言忠曰李勣先朝舊臣聖鑒所悉龐同善雖非鬪將而持軍嚴整薛仁貴勇冠三軍名可振敵高俚儉素自處忠果有謀契苾何力沉毅持重有統御之才然頗有忌前之癖諸將夙夜小心忘身憂國莫逮於李勣者高宗深然之又曰劉思立宋州寧陵人也高宗時爲侍御史屬河南河北旱儉遣御史中丞崔謐等分道存問賑給思立上疏諫曰今麥序方秋蠶功未畢三時之務萬姓所先勅使撫巡

人皆竦抃忘其家業冀此天恩踴躍參迎必難抑止集聚旣廣妨廢亦多加以途程往還兼之晨夕停滯旣緣賑給須立簿書本欲安存却成煩擾又無驛之趣騎馬稍難簡擇公私須臾追集雨後農務特切常情甞廢須臾卽虧歲計每爲一馬遂勞數家從此相乘恐更滋甚望且委州縣賑給待秋後閑時出使褒貶疏奏謐等遂不行

又曰李義府恃寵用事婦人淳于氏有美色坐事繫大理乃諷丞畢正義枉法出之將納爲妾會有密言其狀者上令給事中劉仲軌鞠之義府恐洩其謀逼正義自縊於獄中上知而特原義府之罪侍御史王義方奏義府擅殺寺丞陛下雖已釋放然天子置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本欲水火相濟鹽梅相成然後庶績咸熙風雨交泰則知人主不得獨是非昔唐堯至聖失之於四凶漢祖

深仁失之於陳豨光武聰明寬恕失之於逢萌魏武勇略
英雄失之於張邈此英傑之主莫不失之於前得之於後
陛下繼聖撫有萬邦蠻陬夷落猶懼刑綱况輦轂咫尺姦
臣肆虐殺一六品寺丞足使忠臣抗憤縱令正義自縊此
事彌不可容便是畏義府之權勢能殺身以滅口此則生
殺之威已非主出賞罰之柄下移姦佞請乞重勘當正義
死之由雪冤氣於幽泉誅姦臣於白日對仗叱義府令下
義府視不退義方三叱上既無言義府趨出

又曰王志愔博州聊城人也少以進士擢第神龍年累除
左臺御史執法剛正百寮畏憚時人呼皂鵬言其顧瞻人
吏如鵬鶚之視鷺雀也

又曰蘇瓌案問鄭普思其妻有寵於韋庶人特勅令對御
辨折上屢抑瓌而伸普思侍御史范獻忠歷階而前曰臣

請先罪蘇瓌上問其故獻忠曰蘇瓌國之大夫荷榮貴久
矣不斬逆賊而後聞奏今使眩惑天聰搖動刑柄而普思
反狀昭露陛下曲爲申理此則王者不死今聖躬萬福豈
有兩天子耶臣請先死終不能事普思上意乃解獄遂定
又曰御史遭長官於途皆免帽降乘長官戢轡辭而上馬
乾封中王本立爲御史意氣頗高途逢長官端揖而已自
是諸人或降而立或足至地或側鞭弛鞚輕重無恒開元
以來但舉鞭脊揖而已也

又曰劉藏器爲侍御史時衛尉卿尉遲寶琳抑人爲妾藏
器奏請還其父母上既可其奏寶琳私奏乞之上又從之
藏器復執奏上又可之寶琳又請如是三藏器進言曰法
者海內之懸衡上下之所共若刑罰不中則人無所措手
足陛下若用捨恣情愛憎由己則國之刑憲何所施陳今

寶琳請陛下從之臣執奏陛下亦從之今日從之明日又改之欲令下人何以遵奉夫人無信不立疋夫疋婦尚不可失信況爲天子安可戲言今陛下二三其言處分不定臣恐四海之內無所適從上竟從藏器所奏
又曰王播爲侍御史貞元末幸臣李實爲京兆尹恃恩頗橫嘗遇播於途不避故事尹避臺官播移文詆之
又曰温造拜侍御史請復置彈事朱衣豸冠於外廊大臣阻而不行李祐自夏州入拜金吾違制進馬一百五十疋造正衙彈奏祐股戰汗流祐私謂人曰吾踰蔡州城擒吳元濟未嘗心動今日膽落于温御史吁可畏哉
英雄記曰表紹辟大將軍府不得已起從命舉高第遷侍御史弟術爲尚書紹不欲爲臺下告疾求退
三輔決錄曰韋約字季明司徒劉愷甚敬重之謂曰君以

輕去就故大位不躋今歲垂盡選御史實欲煩君約曰犬馬齒盡既無膂力又無考課所以躊躇戀慕者以明公禮遇隆崇未能自割因稱素有風疾眩冒不堪久侍遂徒跣趨出公追不及

陳留耆舊傳曰揚仁字文義明帝引見問當代政治之事仁對上大奇之拜侍御史明帝崩是時諸馬貴賤各爭入宮仁被甲持戟遮勅宮門不得令入章帝既立諸馬貴更譖仁刻峻於是上善之

通典曰侍御史之職四謂推

推者掌推鞠

彈舉

公廨

知公雜

事

臺中事

悉摠之定殿中監察以下職事及進名改轉臺內之事

悉主之號爲臺端它人稱之曰端公其知雜事者謂之雜

端最爲雄劇食座之南設橫榻謂之南床殿中監察不得

座

亦謂之癡牀言起其上者皆驕傲自得使人如癡故謂之癡牀也

凡侍御史之例不出

累月則遷登南省故號為南床百日察其行止出入揖讓去就殿中已下皆稟而隨之先後虧失者有罰

又曰二漢侍御史所掌凡有五曹一日令曹掌律二日印

曹掌劾三日供曹掌齊四日尉馬曹掌廐五日乘曹掌護

豹尾之內便為禁省

又曰舊例御史臺不受訴訟有通辭狀者即於臺門候御史競往門外收採知可彈者略其姓名皆云風聞訪知口承徽中崔義玄為大夫始定受事御史如一自劾狀題告人姓名

黃石公陰謀祕法曰熒惑火之精御史之象主禁令刑罰收補糾正

殿中侍御史

六典曰殿中侍御史掌殿庭供奉之儀式凡冬至元正大

朝會則具服升殿若郊祀巡省則具服從於旌門檢察視其文物之有虧闕則糾之凡兩京城內則分知左右巡各察其所巡之內有不法之事

三國典略曰齊宋世良字元友魏孝莊時為殿中侍御史詣河北括戶大獲游惰至汲郡旁見有骸骨移書瘞之其夜有雨滂沱孝莊勞之曰卿所括得丁倍於本帳若官人皆如此便是更生出一天下也

唐書官品志曰殿中侍御史四人掌殿中禁衛內事

又曰張行成為殿中侍御史糾劾不避權戚太宗以為能謂房玄齡曰觀古今用人必因媒介若行成者朕自舉之無先容也

又曰王無競自監察御史轉殿中侍御史舊例每日更直於殿前正班宰相宗楚客楊再思嘗離班偶語無競前曰

朝禮至敬公等大臣不宜輕易以慢恒典楚客等大怒轉無勞爲太子舍人

又曰殿中侍御史郭震劾刑部尚書趙彥照太子賓客韋嗣立青州刺史韋安石日彥照以女巫趙五娘左道亂常託爲諸姑潛相影援旣因提挈遂踐台階或驅車造門施婦人之服或攜妻就謁申猶子之情同惡相濟一至於此又張易之兄弟勢傾朝野嗣立此際結爲舅甥神龍之初已合誅死天綱踈漏署領誤全與安石託附阿韋編諸屬籍中宗晏駕削太皇輔正之制定阿韋臨朝之策此時朝野危懼人神怨憤臣忝司清憲敢不糾彈彥照等並請準法處分於是並貶官

山公啓事曰中書屬通事令史孫琳限滿久習內事才宜殿中侍御史須空補之不審可否詔曰可

曹氏傳曰左擁起於碎吏武帝以爲能擢爲殿中侍御史

監察御史

六典曰監察御史掌分察百寮巡按郡縣糾視刑獄肅整朝儀朝廷有不肅敬及闕失者則糾而劾之

唐書曰李素立武德初爲監察御史時有犯法不至死者高祖特令殺之素立諫曰三尺之法與天下共之法一動搖則人無所措手足陛下甫創鴻業遐荒尚阻柰何輦轂之下便棄刑書臣忝法司不敢奉旨高祖從之

又曰張嘉貞蒲州猗氏人也坐事免歸鄉里居長安侍御史張循憲爲河東採訪使薦嘉貞材堪憲官請以己之官秩授之則天召見垂簾與之言嘉貞奏曰臣以草萊而得謁九重是千載一遇也咫尺之間如隔雲霧竟不覩日月恐君臣之道有所未盡則天遽令卷簾與語大悅擢拜監

察御史

又曰紀履忠爲監察御史劾奏御史中丞來俊臣犯狀有五
一專擅國權二謀害忠善三贓賄貪濁四失義敦禮五
淫昏復戾論茲五罪合至萬誅請下獄理罪
又曰蕭至忠爲監察御史彈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三品
蘇味道贓污貶官御史大夫李承嘉嘗召諸御史責之日
近日彈事不諮大夫禮乎衆不敢對至忠進曰故事臺中
無長官御史人君耳目比肩事主得各自彈事不相關或
先白大夫而許彈事如彈大夫不知白誰也承嘉默然而
憚其剛正

又曰崔琬爲監察御史彈奏宰相宗楚客紀處納等驕恣
跋扈請收劾之舊制大臣有被御史彈者皆俯俛趨出待
罪朝省楚客瞋目作色稱以忠鯁被誣中宗令琬與楚客

約爲兄弟人竊歎焉

又曰齊澣定州義豐人少以詞學稱弱冠制科登第景雲
二年中書令姚崇用爲監察御史彈劾違犯先於風教當
時以爲稱職

又曰開元五年監察御史杜暹往磧西覆屯會郭虔瓘與
史獻等不叶更相執奏詔暹案其事實史獻以金遺暹固
辭左右曰公遠使絕域不可失蕃人情暹不得已受之埋
於幕下旣去出境乃移牒令收取之
又曰李勉拜監察御史屬朝廷勳右武臣恃寵多不知禮
大將榮崇嗣於行在朝堂背闕而坐言笑自若勉劾之拘
於省司肅宗特原之歎曰吾有李勉始知朝廷尊矣

又曰御史臺奏准舊例監察御史從下六人各察尚書省
一司又准興元元年十月勅令監察從上第一人察吏部

禮部第二人察兵部工部第三人察戶部刑部第四人者
伏以監察第一第二人已充監察及館驛等使新人除出
使外並無以觀其能否今請守舊制新人分察從之
又曰元稹拜監察御史奉使東蜀劾奏東川節度使嚴礪
違制禮擅賦入籍沒塗山甫等吏民八十八戶田宅奴婢
時礪已死七州刺史皆責罰稹雖舉職而執政有與礪厚
者惡之
又曰揚收兄假自浙西觀察判官入爲監察御史兄弟並
居憲府特爲新例
又曰李澄晉太原人也宇文融爲御史括田戶奏知名之
士崔希逸咸廩業宇文順于瑯卿李宙及澄爲判官攝監
察御史分路檢察以課並遷監察御史
又曰柳渾拜監察御史臺中執法之地動限儀矩渾性放

曠不甚檢束寮長拘局忿其踈縱渾不樂乞外任執政惜
其才奏爲左補闕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二十七

夫之術覽
卷二十一
其本矣公亦新編
神不其歸東家其神同念其神歸神不歸公其公其士其神

